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何大士

明文衡卷四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汸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葢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料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僵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

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答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求於公者殆其粃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點川

寓居敬書此于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叅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緫其篇目如上始汸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録文如

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滅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爲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翺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爲史館修撰疏言既以武功定海内當革敝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與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爲韓公

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忍恥内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已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欝無所發靣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牴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叅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汸竊著

其為人大略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

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富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

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閑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

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如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僞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爲臣死忠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僞署不然則受之邪讖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敘事嚴簡而汎及符讖雜說非以爲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

無憾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歎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天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

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荅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據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巹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叅政陶公凡朝之大夫士咸愛重之為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摭學士

所書孝事有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歷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

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争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彦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叚凝用事忌彦章功名唐兵攻兖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彦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盖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

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
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
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蓋舉近則人
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
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
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倔起乘
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荀彧
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彥

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茍其説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于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虖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子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飢

抑姦拊弱剏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横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甞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器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徴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徳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懾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

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參諸記錄别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于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跋宋人露布文　　梁寅

右宋人露布文一通宋忠翊郎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撰也夫宋之報金大舉也故為露布者其意切其

辭文而子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士論以為當與金相爭之時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與則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侵之亦危也其危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報金大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湯仲謀握奇衍義䟦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説始於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説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

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鳥蛇為分而曰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衍果出握奇否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明八陣正合握奇但握奇隊數與壘石不同握奇一隊當壘石二隊如天衡重列在握奇則八隊在壘石則十六隊地軸單列在握奇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而推曰天衡地衡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衍出於握奇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

虎鳥蛇果何在哉蓋天衡地軸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也天地前衡變則為虎天地後衡變則為龍風變為蛇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風附於天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望麾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

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衡地軸自可當其半者意實在此特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奇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蹟

右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荆州

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阸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僦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蔕芥于中者如此故能以

文墨自娱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甞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寳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佘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即追蹤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

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謝肅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修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殁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于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

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晝庠出師規復中原功雖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修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修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邪曰噫是殆以隱顯

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鄞侯鄞侯非巳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鄞侯之傳則得矣而二傳之修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孟兼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予備官儀曹郎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

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干首上覽之稱譽有加焉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書之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奬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祿見寵被于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為序其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别庶幾鄉邦俊彦

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讌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於盤樂嘗讌宰輔蔡京王黼等于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

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内外遠近之閒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陜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

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閽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推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䟦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曮曮以為不若選一宗室有

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内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温公所謂獨一黄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

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

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
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
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
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
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
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
不幸也邪子上余友也同薦于鄉同試于禮部後一再
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

所著子上墓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凛凛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

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邪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跋眉菴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菴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葢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閒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圖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傾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亦有不道者況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嗚乎使維終始於輞川徙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箑東皇太乙也其次

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飖若驚鴻欲翔而𧗾波相蕩石上江竹斑斑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㒷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衷甲執弓矢眥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黿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鋏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

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後出亂山林木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奇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怪可怖者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翅金玉而先左丞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于各圖之後可謂二

絶巳閒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糅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

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於荒唐如人人之徼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大司命一篇卒曰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欝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令叔厚又即其辭以求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

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
云洪武九年歳在丙辰夏五月檇李貝瓊序繫之以歌
曰
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康
豈隆倏忽周八荒鬼搴大纛蛟螭黄上台司命中文昌
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湘
蒼梧九點山蒼蒼跂烏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明
神人瞠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堂

九河既阻不可方黿鼉出没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藏天陰雨溼啼幽篁兆鑿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道路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于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柏舟能以死自誓得于變也常固衆人之所能變非貞烈凜凜乎不可奪者不能也元之政亂政也以叔内嫂彝倫斁天理滅甚于衛矣而會

稽張婦施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其高風貞烈賢于柏舟多矣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光于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于漢文帝曰廉恥節義以治君子僇辱不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罪止于貶斥罕愍賜宥必量移内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枯朽故也皇上德並天地旁招英俊聚于京師爵之以

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于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某甲子召入禁闥敭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鎰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恥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溯汴驅馳梁雍之郊以達于蜀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招徠填撫漸

之摩之膏之煦之皆出于仁義道德故雖蠻童𤣥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葢先生之器宇表于朝廷之上而親王之文藻麗于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末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皇上寛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湔雪然卒未能者去天萬里自新之恍無繇漲也若先生者聖眷日隆中外屬望又豈特量移内地之比羽儀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日南至

王景彰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葢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客之福如此失客之患如此所以啓之

也然後以富貴珍寳炫其志音樂婦女鼔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令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内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

宜乎不能入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庚午輦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勅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禮頓首而退帝即還内後十有六日遂崩今上即位以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使階奉議大夫今年遼王來朝京師臣元禮告以故王

為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綸識其事綸識惟仁義之德至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絶事上不以此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衆不附身以之而後修家以之而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瞬而去也君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衆人所以迷惛顛錯者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闕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麗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貶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

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功紹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遣後守李若樸言耕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為尼以

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
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
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
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為誰姑
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遞歟
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兵亂喪失
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州眞
僊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末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為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為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光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為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為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公答曰臣㓜習顔真卿字令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宫閤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乆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凛然飛動太上自

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
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褙於乎公之翰墨在當時人
君敬愛之尚如此而况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
文正公不喜人寳其祖畫像但喜寳其祖之字蹟以為
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予之後能以文正
公之心為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寳
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為
心寳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予謂為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

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間久而不失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略失實蓋後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

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
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
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旣以刻梓後復刊見嶽申文
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鋟板於是嶽申所撰丞
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葢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略
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中主嶽申之說
為多幷取證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
備使人無惑論賛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撥諸人事而言

嶽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與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

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饕富貴其視丞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賡酪（酧）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踈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寖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瞀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

之者其必不以為僭也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徳楊士奇翰林侍讀兼賛善梁潛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奬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宫圖書而分賜之

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賛善者從略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奬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子櫱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浴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宫車上賔想

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
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横流謹
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
跋在後忠簡孫搢刻于融州真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
余者忠簡筆法出顔魯公葢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
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豊城范璿舜文所為將奏之

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予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臾之胡之逐又臚其行未甞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譔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信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絅言和議何充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桱子經著刻板今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羲農以前邈哉邈矣非有文字之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

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桱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最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

何也

題崇恩堂卷後　　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禄可謂與天地相為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禄秩

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縟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况其子孫乎况帝王於先師之胄乎昔唐肅宗柬

廵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為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予故樂為書之以系于諸作之後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六檜堂卷　黄淮

忿之激於中者必徵於辭色徵諸色其發疾以暴徵諸辭其旨婉以深稽之往古藺相如忿秦之欺趙欲以頭與玉俱碎樊噲忿鴻門之背盟拔劒瞋目以脇楚王徵

諸色者也國風歎䔍蔚之朝隮楚騷悲菉葹之盈室徵諸辭者也色之所發雖足以快意於一時而辭之所寓誠足以垂戒於萬世其淺深固不可同日而語也今觀胡褒之六檜堂其亦忿之徵於辭者歟褒温之永嘉人當宋運中微屏處華蓋山中讀書自娱忿秦檜之誤國痛入骨髓然而未能伸其志也遂於堂階之下手植檜六本揭其扁曰六檜蓋以六之音與戮同于以識夫檜之罪當致顯戮冀他日得以酬其素願云耳烏乎褒獨

何心哉不得已也當時有若胡澹菴者上高宗封事請以檜之頭懸之槀街詞雖切而不見信况褒未獲進用於朝者乎後雖一出竟以奸權妒嫉僅至滁陽通判而止徒使空言與國風楚騷同傳于簡編良可悲夫然其氣象從容辭意懇至後之覽者足以寒心而駭膽誠非僥倖快意於一時者之可比也九世孫鏞裒集成卷鏞之子輿復求士大夫詩文以彰厥美其亦善於繼述者歟

四皓圖跋　　　　　　　胡儼

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因高帝欲易太子吕后用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皤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嘗留侯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就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

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其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璧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巖之老則余不知也

書表廷玉傳後

人之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果有相乎禹之跳湯之偏臯陶之削爪伊尹之無須虞周公之斷樒仲尼之蒙俱是耶非耶果無相邪公孫穀豈下而有後伯

石越椒俱豺聲滅其氏周亞夫鄧通之不食衛青班超之必侯見諸史傳者班班矣荀卿子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斯可以論聖賢矣其他囿於二氣五行而盡性踐形之功或昧焉或缺焉或未至焉則貴富賤貧吉凶壽夭智愚賢不肖之徵亦豈外於相邪故唐舉呂公管輅袁天綱之徒皆能以其術取名當時流聲後世此其人豈佞也哉四明袁廷玉甫其先南昌人世業儒至廷玉以相術顯余官翰林時

廷玉擢太常丞嘗見其貌清古而氣剛毅有君子之風今退休于家其子忠徹為中書舍人乃持九靈山人戴良所譔甫傳示余而求題嗚呼廷玉術之神其見諸傳者詳且核矣然其言曰每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輒念之為之反覆化導期轉禍以為福人不畏義理而畏禍患因廷玉之言格心改行者甚衆然則若然君子之用心也昔嚴君平隱於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千載

之下求之廷玉其有合哉使占者能如廷玉言棄咎而從義誠于理道有裨焉嗚呼傳以術論之其可乎

書居士外集後　　　　　鄒緝

予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貲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為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外集葢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濶曾公皆手自校讐

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古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為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没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予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録之惟所校居士集五十卷洪武初永

豐縣令蔡玘已為之鋟板而建寧書坊又為之傳刻則此外集亦當與之並行也其後予官太學居京師以李氏所藏本不可復見深加愛惜吏部侍郎練公子寧好古君子也見之而喜因借以去久未之取會子寧遭事死其集遂亡焉余又為之往來悵惜不已也李後復姓胡出為松江華亭丞集藏于家有子患風狂疾其存亡不可知李今又已沒則其集之流落散亡也必矣豈不重可慨念哉此本予永樂九年借義門鄭氏本所録蓋

此已得居士集故復録此以為全集所寫雖未能精善又非有曾氏之考異然自謂鄒氏家奇書又後五年予再自北京扈從還京師入見皇太子獲賜歐陽文忠公大全集一百五十七卷裝繕整齊蓋尤為至寶之物既珍襲而秘藏之以此録本既得之不易因備述予平生愛慕歐文之心與前後得失之故而并予之所感者係焉

題劉州判墓銘後

梁潛

泰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可許然獨愛仲啓仲啓判陜州時以事逮至京事不白公即為廷白之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才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怪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

仲啓知其怪從祠傍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即命拔去之池水為之赤怪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與隷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為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知之

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于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舉於鄉而來示余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彦文先生所為仲啓墓銘讀于此有嘅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刑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載生元嫈州萬户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户府知事良良生毅賊

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絶不至毅齎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父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為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為他將幕府掾屬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高皇帝實録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

不能知知之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强記不忘如此也史事畢拜江西叅政既罷歸尋復擢令職然不煩以事蓋皇上欲數知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為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

家云

題羅氏承恩卷

楊溥

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公士奇嘗任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永樂己丑太宗皇帝北巡命皇太子監國留公輔導明年其同母弟羅京以事當徙北京為民公顧其子尚幼而母夫人墳墓無守之者乃以情白仁廟乞留京且言京兄弟二人兄從戍遠方京復當徙辭意懇切仁廟憫之遂以京給公併開羅氏

軍籍於是母夫人墳墓有所託而羅之兄弟子姪得優游田里是皆仁廟之賜也今年春京自西昌來省兄會晤之間感念疇昔謹請述其事之本末以示不忘公嘉許之復屬予識於後嗚呼仁廟之恩博矣哉臣溥嘗備員洗馬竊見監國時裁決庶政務從仁厚以煦邦家蓋將使天下蒼生咸得分願況近臣哉公以文儒居輔導竭忠殫慮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恩遇之隆爰及其家固有以也及仁廟正位期年深仁厚澤覃被萬方禮樂之

教垂裕後世而公實以保傅之重兼論議之職其所以顯相邦家以廣利澤其惟善推此心也哉京篤念國恩不忘所自亦羅氏之賢子弟也用世厥家以圖永久尚慎旃哉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吳訥

右宣聖及七十二弟子贊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龍眠李公麟所畫也高宗南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即岳飛第作太學三月臨幸首著先聖贊後自顏

淵而下亦皆譔辭以致襃崇之意二十六年二月刻石
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
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縉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
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為當時言恢復
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徽欽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
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
指一時忠義之言為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子謂其倡

邪說以誤國挾敵勢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龜山楊先生時甞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韙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和縣學得覩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賛並存遂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詖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厠于聖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得所考云

書宋丘公岳家傳後

右宋龍圖閣學士沿江制置使丘公岳山甫家傳後有

元文宗時龔璛子敬順帝時楊維禎廉夫跋子敬云公孫彦啓以時修宋一代國史欲執筆者采入公傳廉夫曰自公解閫不三十年宋亡矣予嘗怪宋史無公傳因稽宋制文臣自少卿監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必立附傳公為學士制使何不立附傳于理廟實録後乎豈在趙葵帥幕弗能止其入洛之師而弗附邪抑史氏失職而失附邪元初董文炳命李磐取宋實録等五千冊比上國史院若有公附傳後何弗録邪元累朝欲修三史以

統紀弗定弗果順帝至正元年因授經郎危素請始詔修之命素乘傳至宋兩都訪摭缺遺彥啓名迪公四世孫何不以此傳獻之邪宋接晉唐之統遼夏可比晉符姚附立載記當時史官歐陽玄李好文輩率徇時亡誼僅比陳壽三國志以立史廉夫作正統辨力辨其非噫壽之志近郝經伯常張樞子長所作續漢書以魏吴附録若宋史則陳桱子經通鑑續編巳大書宋之諸帝而遼與夏巳分注紀年於其下矣嗚呼宋世天綱凌遲實

開闢以來非常大變迨我朝太祖受命始克振興以復先王之舊方今重熙累洽有以宋史當正具陳簡畀文學之臣以修訂之易易耳公之裔孫貳令方持傳求題然傳乃謄本多訛字缺文方當考訂寶藏俟時以獻

晦庵除泰檜祠移文後題

右徽國文公先生所著曰移文者先生淳熙中提舉浙東常平因以公文移郡屏去之也檜家在金陵紹興五年除知温州捨田蓋是時矣曰趙汾獄者檜恨趙鼎等

必欲殺之鼎死猶不巳乃令徐嘉論鼎子汾與宗室令衿姦謀送大理獄逼汾自誣與令衿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欲加族誅獄成檜病不能書乃釋曰圖九錫者鎮江守王循友乞加檜九錫為圖以獻也曰誰其弱秦者吕願中率賔佐作秦城王氣詩高宗既不能討檜若天不誅則王氣誰能弱之也又按先生語類云高宗悉以國柄付檜舉朝悉秦之人每事與高宗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

汝嘉檜不待高宗應便改除之繇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其勢須如曹操而後已故檜死詔謂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豈非徘徊漢鼎之旁之驗乎若檜之外孽熺堉堪其滅濁淫黷奚足道哉

題顔氏三節婦傳後　王直

右顔氏三節婦傳翰林檢討張先生伯穎撰載節婦死事甚詳嗚呼誠可謂偉烈者矣予於此而有感也古之王者其德積於身充於家而達於邦國故當時被其化

者雖婦人女子皆明義守節卓然有不可奪之志觀於
詩之二南可見矣後世風俗之厚薄亦視其君德之淺
深非可以苟焉者也元有天下幾百年以一朝之法易
天下之俗而夫婦之倫雖爲釐正其平居逸處不知有
別者多矣況於喪亂之際乎獨當時士大夫家詩書傳
習之久確然不爲所易然亦鮮矣有如顔氏三節婦者
豈不誠可尚哉嗚呼天下之人固有道之以正而不從
者矣況可以淫僻道之哉此予所以有感也善化教諭

敬守節婦蕭之子也示予以此傳故題予之所感者如此以深見節婦之賢也

題赤壁圖後

東坡先生謫黄州以李定輩之譛也赤壁二賦其用意邃矣當曹操欲東下時視吳已若已有而卒僨於赤壁今江山猶在而操已影滅跡絶然則英雄如操者果何足道况李定輩邪先生雖為所困然胸次悠然無適而非樂其清忠直節自足以照映千古不特文章之美也

而定輩皆已潰敗臭腐而無餘矣先生嘗憤操害孔北海謂北海如龍而操如鬼予於定輩亦云

題汪景房泥籍事後

予讀元翰林修撰張子長所書汪君景房事又識景房之裔孫東心而信仁人之澤之遠也蓋仁者天之道也君子以仁存心斯無愧於天則天之祐之有窮哉當錢氏納土時為其臣者孰無去就利害之思得早入朝以自託幸矣況奉圖籍納土之臣其階於榮顯可必也景

房獨存愛人之心不忍其復困於重賦遂去其籍寧自棄於貧賤而使十三州之人得輕稅之利其心之仁如此豈非天之所祐哉宜子孫之久而盛也古者十一而稅軍國之用量入為出而上下皆足後世費用無經故往往加稅加稅而又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困無聊於是卒亂以亡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果能節用而愛人則豈有亂與亡哉錢氏賦重民困有亡之道雖不納土勢亦不長其自歸於宋也乃天哀其人不使重

困於兵革而錢氏因以成歸德之名蓋幸也浙之輕稅
雖成於王方贄然使其故籍尚存方贄亦莫如之何自
是以來民享其樂利百三四十年高宗立國於此民心
戴之又百五十年而後亡蓋由祖宗德澤在人而此乃
其大者也推本而論之景房之功豈細哉子孫之久而
盛蓋宜也於戲後之仕者有欲為宇文融皇甫鎛之徒
其尚監于玆哉

題卻封禪頌藁後

右御封禪頌藁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作也昔太宗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下功德隆盛則必舉行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美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聖德神功古無與讓而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王之盛請命禮部舉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其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盛德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乃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

君良臣所以闢而不行之美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爲百王之明監作此詩以獻上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卒不行君子之事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彼秦皇漢武之輩肆其侈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乃以是爲說此爲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慮也其學之醇懿心術之正大可見豈獨文章之雅贍可喜哉公捐館三十年其壻尚寶丞宋懷以此藁示直直嘗從公游知公爲深故題

其後如此懷其永寳之哉

明文衡卷四十八

明文衡卷四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陳敬宗

此貢泰甫為戸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也元至正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學負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

一吐胷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遇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與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與夫操瑟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

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接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菴上虞人今其孫澤爲刑部郎中清謹自持克光先德又以見仁人者必有後矣

題米芾遺墨

右米芾大行書幾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一時筆也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觀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黄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

初居襄陽至蔕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學博士博文尚古偉岸不羈當時名流評其文則清雄絶俗氣則邁往淩雲字則超妙入神或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也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振勵而不苶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焉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

予題故為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菴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荆公之急迫正相反某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略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温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於警察涵

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劄猶足以師法後學况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書龎彦珙所藏黄山谷帖　　錢習禮

此山谷黄太史所書茶賦令中書舍人龎君明叙仲子彦珙之所藏也太史在宋時以文學行誼卓絶當時追配古人使其書未工尚當為人所愛重况極其妙而為一時稱賞哉但紫陽朱夫子謂書學莫盛於唐人各以

其所長自見而魏晉之楷法遂廢至宋名勝相傳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黄米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乃不若朱鴻臚喻工部超然遠覽追迹鍾元常於千載之上意獨有所不满焉細玩此帖温然端重似莊人雅士正色立朝殊無前態當時其用意之筆豈可概觀例論哉宜為後世之所寶藏也予素不嫺於書敬誌其左以俟識者云

書顔魯公爭座帖

顔魯公剛直之姿見於正楷英發之氣著於行草今觀與右僕射郭公論魚開府坐次帖藁所稱右僕射蓋郭英乂也魚開府即朝恩也英乂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與裴冕同拜命於集賢殿為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觀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乂為陜西軍始意與朝恩共事久情好舊故若提寺行香位次當尊襲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少容貸當時朝恩恃寵驕肆覬其冒居成均大司成之位升座

講易咼覆餗以譏宰相元載則可以知其為大璫之至桀黠者矣魯公毅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乂者甚至使英乂佩服其言豈有他日崔旰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祿山叛河北二十四郡多潰降唯公以平原最先出師挫其鋒致玄宗驚歎以為朕不識真卿何如人而能辨此唐之中興四方義舉自公倡之世傳顏書却厲

氣端人正士之手澤豈不信然哉

書鄒浩傳後　　　　　　　　　周忱

予甞奉詔纂集歷代名臣奏議得宋右正言鄒浩諫立劉后疏反覆幾二千言讀之使人毛髪森悚又見當時有陽翟田畫監京城門見浩因言得罪告之曰使志完隠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間能死人哉及浩之南遷人莫敢顧而宗正寺主簿王回獨斂交游錢為治裝且慰安其困事覺下詔獄御史詰之

即自服曰實曾與謀不敢欺也是三人者在當時相友善皆以氣節自許距今已三百餘年聞其危言讜論凜然若有生氣其忠肝義膽且與日月爭光可也浩之裔孫今為常山主簿出史傳示余因書田王二人之言以附于後使觀者知浩為忠臣而書回在當時為益友也

跋宋高宗手詔

金寔

大理少卿會稽呂公家藏宋高宗親書手詔一通蓋起其上世忠穆公頤浩都督潮湘八州軍事時書也呂公

謂予曰吾家寶藏先世所得宸翰迄今且十世洪武間宦江右書帙散逸因而失之夢寐不忘者二十載今吏部郎中盱江鄭君購得之民間以畀升乃裼以緗素表以蜀錦韜以丹櫝名公薦紳各有題識將以傳之子孫惟思陵翰墨妙絶當世今人見其石刻尚知寶愛況先世所得真跡寶之當何如耶世人有癖耽玩好者見人古書名畫輒起覬覦或以計取或以勢奪必欲得之不顧義之可否者往往有之鄭君於此必求其子孫而歸

之使不失先公之宗器而傳家之文獻足徵忠厚之心過人遠矣故獨表而出之若夫忠穆公匡國事業與當時用事者之是非則有縉紳大手筆論著矣何敢復贅

跋時苗留犢圖　　陳璉

時苗留犢事後世有以詭激之事譏之者有以徼世之病而與之者衆議紛然靡有所定逮元有以其事聞于世祖世祖曰彼在官得子亦肯留否斯言一出苗之心衆之議始判然矣壽春守武昌王君廷傑初宰宜山秩

湍將入覲或以留犢圖贈之後陟是任論者謂斯圖為之兆或謂出處有定分事之來會有適與之同予則謂不然廷傑才識過人所至有聲爵禄之來有不得而辭矣待徵諸物而後知邪此圖筆力精妙雖非李龍眠真迹亦自可重也

題襄城伯弋獵圖　　林誌

右近畫弋獵圖前而發蹤指者一人後而以鷹犬俟命者二人其三人執矛挾弓矢狀若聽要束而趨者雙鬟

三人侍於後如相偶語者其中一人為尊貴者衣冠似晉宋人物而其氣奕奕然頤指左右似無當使令者一女奴短髮被肩從之而顧臂鷹者若聽其言然不知其所出也予意其為梁曹景宗之事乎景宗少善弋獵其樂至于鼻尖出火耳後生風令人忘生追其貴也恥坐車張慢如悒悒之婦人此其習痼何如哉後以位崇折節頗悔所為不免時從女侍縱觀以適意焉耳夫弋獵之好有躭之終身而不已者故雖程伯子蚤志道學亦

喜弋獵及見周元公自云此好已絶而元公獨易其言未幾果動心於射兎者況於景宗輩乎然景宗之悔以其貴也非如伯子之學以克已者也然其鍾離樹績隱然為國長城光華賦詩文士為之屈服予乃知豪傑之士不為則已為之固異夫人也哉此圖之作意亦有謂矣或曰是為虞箴也好田好女之謟古者羅氏職焉故畫工合而圖之其中而立者乃惕然於僕夫之告致鹿之謟乎餘不能必其是非也姑兩存之

續讀書錄跋

薛瑄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之言遂于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於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欲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

助云

跋蘭亭遺事圖後　　周敘

右唐蕭翼詒辯才求王右軍蘭亭真蹟圖者吴興錢舜舉所畫并題令刑部郎中許君某之所藏也蘭亭蓋右軍得意之書歴世流傳以為至寶辯才尤寶愛而秘之太宗政事之暇留心翰墨酷嗜右軍法書而尤慕蘭亭求之不獲卒使翼以詭道致焉其用心之勤何如哉予嘗謂辯才以衰老之年秘惜此書不懼禍患切身且既

没之後將必付他人而有之其可謂愚矣而太宗以英明之主巳用計得之臨終猶囑其子以從葬昭陵其愚不亦甚焉善乎歐陽子記菱溪石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予故書此于卷末以為玩物者之戒

讀活民書

李賢

予觀董氏所集救荒活民書其用心仁矣哉凡為君為臣者不可無此書而為守為令者捨是無所用其心矣

奈何世之人見人文集雖無益於世者必汲汲然刻梓以傳視此反不挂意葢不知當務之為急者也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當時若見此書未必不擊節歎賞也

讀包公奏議

予讀包公奏議乃知宋仁宗之賢三代以下絶無而僅有者其所以容受直言葢其天性之美初非出於勉强好名如唐太宗者嗟夫天下未嘗無包公也第以仁宗

為難遇耳包公奏議仁宗賜之也天下之士為諫職者果遇仁宗則其奏議未必下包公也若曰有仁宗為君而無包公之奏議尚何諫職之為乎

讀大雅　　劉定之

大雅崧高烝民之二詩相聯皆尹吉甫所作皆八章章八句崧高首章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者宣王之舅申伯甫者宣王之相太保兼冢宰仲山甫二人左右宣王如鳥之有羽翰於左右以翼其

身故吉甫作詩美二人而於嵩高首章總言之自崧高第二章至第八章專美申伯無一章不曰申伯凡曰申伯者十有七乃結之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自烝民第一章至第八章專美仲山甫凡曰仲山甫者十有二乃結之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至唐吕和叔贊房玄齡杜如晦二人前篇專美房後篇專美杜於杜篇之末曰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以總結之葢吉甫之美申甫以二詩

也先總言而後分結和叔之美房杜以二賛也先分言而後總結皆無不可也和叔希吉甫而變化之者也今詩傳於崧高首章總言申甫處不以甫為仲山甫而别求其人以甫為穆王時甫侯作吕刑者又以為作吕刑者之子孫仕於宣王時可謂失之矣華谷嚴坦叔謂申但王舅甫乃王相申非甫之比言申而引甫者借甫以大申爾其言尤為有旨

讀汲冢書　　周洪謨

汲冢周書文體淺露詞意踈迂無百篇渾厚沈雄氣象
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號令孔子删録之餘愚則以為文
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
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
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常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
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
以輕吕斬以黄鉞縣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
而擊以輕吕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

于周廟夫商之于周非世讎也武王奉行天罰爲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黄之迎而其君又已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讎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爲之乎昔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泰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説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爲奇也而召公猶以爲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

八荒珍怪之産畢集於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及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蠻貊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明文衡卷四十九